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 I 林家三少·多才多藝

帝國美術學校時期的林之助，積極接觸各類藝術，並且加以學習。在這過程中，不僅培育多項才藝，也因他日日不離藝術的環境，使得他對藝術與生活之間所保有的密切關係，有了更加深刻的體驗。這一點對於他日後推行全民美術、倡導以「美」來增進人類的和諧關係，皆有重要影響。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 謙和踏實的富家少爺

**初**春二月的梅花，就像是個報信兒，一露臉就是高喊：「春來了、春來了！」喚得人們心底鬧哄哄、暖洋洋。春來，福也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日，上天給台中縣大雅鄉上楓村的「福厝」報了個大喜訊。「福厝」的屋主林全福得了個小壯丁林之助。小壯丁長得眼大鼻挺，模樣俊俏，好令母親林愛玉驕傲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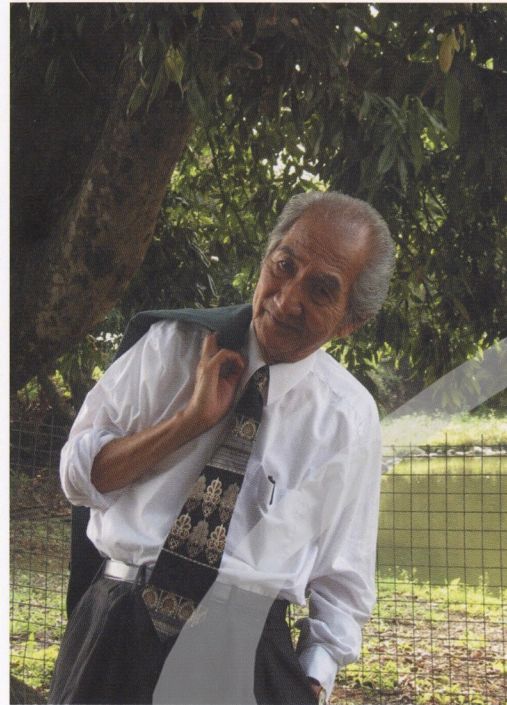
●排行家中三少爺的林之助，自幼便是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富貴命，家中十來個長工和女傭依照習俗，都稱呼他為「助舍」（「助」依日文發音：suke，「舍」依台語發音，意指有錢人）。林之助出生地的「福厝」，是個占地好幾百坪的閩南式三合院。舉頭望去，大宅的屋脊翹簷、棟樑壁間，莫不做工精細，色彩妍美。庭院四處花木飄香，鳥語聲囀，活像個世外桃源。小時候的林之助



「福厝」的屋主林全福，身旁為「福厝」庭園中栽植的曇花。

玩累了，就常常一個人趴在欄杆上看花、看鳥，學會欣賞造物者筆下的多彩世界。有時看著看著入了迷，想到眼前的花會謝、鳥會亡，不禁傷感起來，益發覺得眼前事物的可貴。和其他同年齡的玩伴比起來，林之助對於大自然的觀察和情感，不僅細膩了些，顯然還早熟了些。

●環繞在「福厝」四周的是林家百甲水田，光靠人力走一圈就得花上半天。孩提時期的林之助跟著既是大地主又是神岡鄉第一任鄉長的父親外出時，經常看到沿路的佃農、長工們，大聲向「頭家」問候，而鄰居住戶們更是從大老遠便喊



八十七歲的林之助，回到出生地福厝，兒時的記憶頓時一幕幕浮現於眼前。（攝於福厝庭園 2003年）

著「鄉長伯、鄉長伯」，熱情地向父親打招呼。這番場景不僅令林之助記憶深刻，也令他深深為父親平日和善照顧工人，慷慨樂助鄉人的行徑感到自豪。受到父親厚道待人的行事風格影響，林之助很早便懂得體會中下階層勞動者的辛勞。

●記憶中有一回女傭打了一盆滿滿的水，搖搖晃晃端入房內，要幫入夜臨睡前的三少爺林之助洗腳。林之助見狀，



五月天的台中大雅上楓村。（攝於2003年）

立即起身，彎下腰、捲起褲管，表示自己洗就好。這一舉動令女傭稱奇不已，說道：「怪了！怎麼全家上下就只有你這麼沒有少爺習性！」還有一回，林之助走在狹窄的田埂道上，恰巧碰到一位年老的佃農從另一端走過來。走到離二人相會處不遠時，佃農很本能地一腳踏入溼軟的田地裏，斜著身子讓出路，表示請三少爺先過。怎知林之助根本不計較地主和佃農的社會階級差異，只想到：「哪有讓長者讓路的道理！」當下便學起佃農，同樣也是一腳踏入田裏，歪著身體一步一步走過佃農身旁，忙著致謝。這份謙沖的態度，雖令佃農一時之間不知要如何回應才好，但是在他臉

上卻堆滿了對於這位富家少爺充滿讚佩與感激的笑容。這份由衷的笑容，久久令林之助難以忘懷，至今仍經常想起。

●上楓村恬淡優美的鄉村景色，孕育著林之助喜好大自然的心，村民們純樸美善的舉止，陶冶了林之助溫和而踏實的個性。林家優渥的經濟財力以及貴為鄉里富紳的地位，不僅令林之助倍感榮譽，時刻提醒自我行為的合宜性，也因此造就出他高人一等的優雅行事氣質。更難能可貴的是，雖知自己出身不凡，



林之助與夫人王彩珠（攝於福厝庭園 2003年）

但對於中下階層的弱者，他總是謙和有禮，絲毫不沾染纨绔子弟驕縱妄為的惡習性。自幼便孕育成形的這股仁慈、正義特質，似乎早已注定林之助日後必須挺身而出，力挽戰後台灣膠彩畫的困境，肩負起為其再拓新運的重大使命。



福厝（攝於2003年）

## 福厝

林之助的出生地—「福厝」，位於台中縣大雅鄉上楓村，是一棟兼具中西建築樣式的特殊宅地。林家購置「福厝」的由來，頗具傳奇性，在當地廣為流傳。據聞原本有一位住在大雅的地主，花錢請匠師蓋一棟房舍，未料費用昂貴、超出預算，當建物蓋到一半時，地主手邊所剩錢財已不多。一天，正為此事煩惱不已的地主來到豐原街上，見到一位算命師，乃上前求卜問卦。結果算命師給了他一句：「厝若建好，福就到。」地主聽罷，心中大悅，當下便決定無論如何也要籌到費用，把房子蓋好。果然，在地主的大力奔走之下，費用齊全了，匠師工人們也如期完工了，但是地主卻也因此背負一大筆債務，無法獨自償清。在此危急之際，所幸遇到林之助的父親林全福慷慨解囊，一口氣買下蓋好的房舍，才令地主得以脫困。看著拱手讓人的新屋舍，這下子地主頓時明瞭到先前算命師所說的：「厝若建好，福就到」，原來語句中

的「福就到」不是指他自己得到「福」，而是暗喻新屋主林全「福」的到來！

不知是此地的風水好，還是卜卦真靈驗，在林全福的用心經營下，「福厝」果真是屋如其名。立足於此地的林家，不僅錢財富裕，而且家中人人知書達禮、才華出眾，福澤廣佑子孫。

一九三六年林之助筆下的「福厝」，取材自「福厝」正廳的步口。若與目前所見的樣貌相比較，可得知步口的用色，或有脫落、重新上彩之處，但是整體而言，仍保留完工當初的原始風貌。

這棟別樹一幟，既傳統又摩登的建物，似乎隱隱點出生活於此屋簷下的林之助與生俱來的敏銳時代感，以及積極求取新知的態度。而施於屋體本身華麗而不艷俗的色彩，以及畫風雅正的彩繪圖飾，亦極有可能助益林之自幼對於色彩感的涵養。





「福厝」之正廳樣式新穎，引人注目。封簷板一改傳統樣式，採取西方的木造哥德式，屋脊的設計也不同於一般，呈現水平，而且還有通風口。步口一處的廊柱，上色青綠，邊緣處飾以西洋式文樣線腳；真光改為花罩，有西洋式花草，又有中國傳統雲文卷或荷葉造型；而一般的關刀拱，也改為象鼻，上方的八角斗作為圓型，垂花吊飾則加以省略；再抬頭一望，可見捲棚左側的空間，為西式天花板。整體而言，「福厝」的空間結構為閩南樣式，但卻又處處可見西方建築特色的融入。如此折衷手法，或可傳達近代台灣對於融合中西特色事物的偏愛，視其為時代的「流行」。



林之助 福厝 1936 紙本膠彩 117×80公分

1929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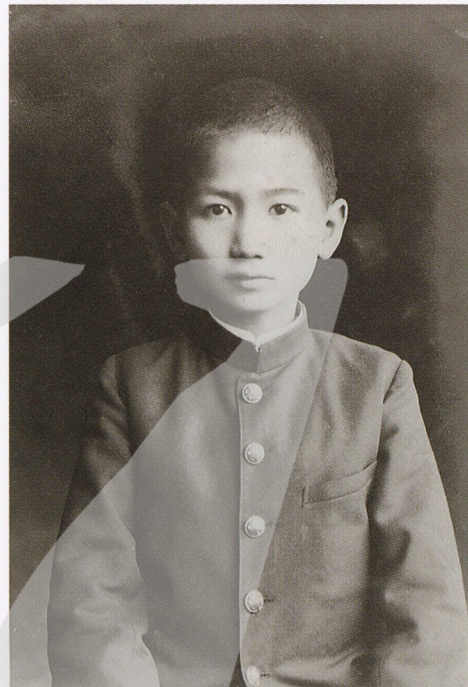
1930 二月台灣民間繪畫研究團體梅檀社成立。

## 負笈東瀛

●林之助對於自己所擁有的特殊繪畫才能，逐漸有所認知的時期，應該是在一九二三年進入大雅公學校就讀之後。回憶中，這段時期自己似乎總是在畫畫。

●別說是圖畫課的作畫時間，平日只要閒來便愛順手拿起枝條，在沙地上畫東畫西。畫到後來，就連看到課本的角落空白處，也忍不住動手畫上幾筆。而且這還不是隨意任性的塗鴉，而是按照課本頁次，細心畫好人物的分解動作，再經快速翻頁後，令視覺產生影像暫留效果的人工連續「動畫」。

●林之助的手巧，在玩伴們的口中向來有名。大夥兒手邊的泥塑偶、木製刀、竹蜻蜓等等玩具，都是取材自生活周遭的手工作品。但是比起其他玩伴，林之助捏的泥偶偏偏就是表情生動些，手削的木刀就是作工漂亮些，更別論竹蜻蜓，那可是一打轉起來，就飛得又高又遠。



一九二九年，十二歲的林之助（小學六年級）

有如此巧妙手藝的原因，無非來自林之助敏銳的觀察力以及事事求好的個性，即便只是一件隨手便可完成的玩具，但他可一點也不馬虎，總是花功夫動手做、花腦筋動手改，務求件件精美完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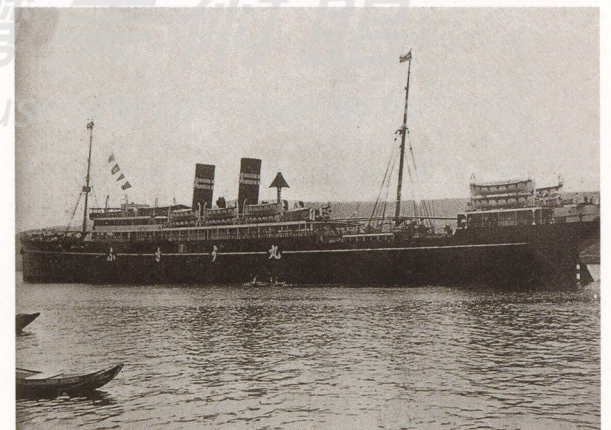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當林之助讀畢大雅公學校五年級，是年春天便在父親林全福的安排下，前往日本內地的東京，繼續求學。身為鄉里富豪的林家，對於子女的教育問題，向來很注重。祖父林維修是

前清秀才，精通詩書畫，在其教誨下，林全福自幼飽讀漢書，寫得一手人人稱讚的好書法。面對時代由清朝治理更迭為日本統治，林全福認為子女留在台灣固然也可以接受近代的學校教育，但是論及多元性與豐富性，相形之下東京地區的學校教育就要占優勢許多。此外就將來性而言，殖民地身分的台灣男子若想求個既安穩又「成功」的行業，當醫生是條好出路。不過台灣島內的醫校入學管道太狹隘，不如及早將孩子送往日本內地就讀，以便早日適應環境，從容應付考試。

●面對父親積極安排自己渡海到日本內地求學一事，年僅十二歲的林之助並沒有表示任何的不願或是覺得不安。主要還是因為長他六歲的二哥林柏壽，在二年前已被送往東京就讀，既然有了哥哥作榜樣，作弟弟的自然沒什麼好猶豫的。此外，兄弟倆一同在東京求學，可以有個照應，再加上父親每個月寄送的

六、七十圓高額生活費，實在根本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出發當天，林之助帶著行囊和一顆興奮的心，趁著天未亮就坐上人力車，趕到車站搭頭班快車北上，然後再由車站驅車到基隆港，登上生平第一次搭乘的蒸汽大輪船「大和丸」。當輪船汽笛響起「嗚—嗚—」的啓程鳴聲時，夾雜在眾多乘客當中的林之助，也從甲板上的欄杆伸出手，向前來送行的家人揮別。揮著揮著，家人的身影變小了，岸邊嘈雜的送行呼聲也變小了，回頭一望，船身已筆直駛出港口，乘著白色的波浪，帶著林之助航向人生的下一站。



停泊於基隆港埠的日台航線郵輪。



東京府新宿區的日本中學校網球校隊，右一林之助。

## 走上藝術之路

●經過三天四夜的漫長航程，「大和丸」由九州門司進入日本內地，並在終點站神戶港靠岸。甫隨人群魚貫下船的林之助，連個方向都還沒搞清楚，就得急忙拎起行囊再繼續趕路，搭車前往目的地——東京。

●人到了東京後，林之助和二哥林柏壽寄宿在舅父家中。待一切安置妥當後，緊接著就開學了。是年四月林之助進入東京府新宿區淀橋第二尋常小學校，繼續第六年的學業。翌年三月畢業後，順利進入東京府新宿區的日本中學校，就讀至一九三四年。

●不知是否因為中學的生活精采度遠不及日後的帝國美術學校時期，林之助對

於中學的求學點滴，似乎並沒有太多記憶。印象中各科成績都表現得不錯，上圖畫課時，老師曾安排戶外的水彩寫生和室內的石膏像素描，而林之助的圖畫成績，總是班上最高分。有一回同學央求他幫忙完成圖畫課作業，林之助拗不過只好答應。等老師發還作業時，林之助發現同學拿到的分數是甲，竟然要比自己的分數還要高。消息傳開後，不禁惹來大家一陣哈哈大笑。

●除了圖畫成績技冠全班之外，體育方面也極為突出。溜冰、乒乓球樣樣拿手，尤其是網球。最令林之助感到得意的莫過於四年級時，便被擢拔為軟式網球的校隊。這在當時可是件破天荒的例子，因為之前的隊員都是五年級生。此外，對於當時的網球校隊隊員而言，是

1934 陳進「合奏」入選第十五屆帝國美術展覽。

陳澄波、陳清汾、楊三郎、李梅樹、李石樵、廖繼春、顏水龍、立石鐵臣組台陽美協。

否可以入圍四名選手，代表學校參加春、秋二季的校際網球比賽，可是件重要的大事。沒想到加入校隊的林之助立即被選派為代表選手，並且不負眾望，連續兩年為校爭光，奪得冠軍。每每林之助憶及這段往事時，總會順手作勢揮拍一下，言行之間當年穿著雪白球衣奔馳在球場上，快速接球、擊球的少年俐落身影，彷彿又再重現。

●度過快樂的球場時光，到了中學即將畢業，面臨生涯規劃的下一個重要關鍵時，林之助開始產生質疑：「真的要報考醫校，將來當個醫生嗎？」左思右想的結果，想到「將來如果真的當了醫生，就得從早到晚待在醫院裏等病人，沒人來嘛，要擔心，但是如果來了一大堆人，會太忙，那也得擔心。在醫院裏每天接觸到的都是這裏痛、那裏疼的病患，那還真是苦咧！這種賺錢方式太沒意思了！」因此當下便決定不要報考醫校，而且還要像二哥林柏壽一樣，也去

學畫畫。

●面對林之助的這番決定，父親林全福並沒有勃然大怒或是加以阻止，還是如往常一般，表示出對兒子的信賴，贊同其所作抉擇。推測林全福的如此反應，除了源自平日良好的父子關係之外，以當時林家富裕的經濟環境來看，即便兒子未能依照安排進入醫校就讀，其實也不必過度憂慮將來的收入問題。此外，林全福本人相當喜愛音樂，拉得一手好胡琴，常與友人相聚一起，吟唱傳統樂曲。因此對於三兒子林之助繼二兒子林柏壽之後，也選擇走上藝術一途，並不反對。

●有了父親的支持後，林之助的心意更為堅定，毅然報考私立帝國美術學校的本科·日本畫科。相形於其他應試者在考前忙著上補習班，惡補素描、水彩等基本技法，林之助並未一味跟進，只是像平日一樣，靜靜地在一旁看著二哥如何作畫，並且細心咀嚼其中的奧妙，進

1935 台灣自治令公布。  
日本帝國美術院改組。

而將此心得轉換為自己練習基本技法的原則。

●術科考試當天，學校在試場中央擺了一張桌子，桌上放有插飾花朵的瓶子。主試者要求考生當場完成眼前的這幅靜物畫。聽罷指令後，林之助神閒氣定拿起畫筆與顏料，心無旁騖完成作品。待結束鈴聲響起，眾人退出教室時，林之助胸有成竹，深信自己的表現一定會合格過關。

●果然沒多久他便收到帝國美術學校本科・日本畫科的入學通知。這下子和二哥林柏壽，可成了同校同科的學長與學弟。兄弟倆為了就學方便，遷出舅父家，選擇電車「小田急線」的沿線地段，在「成城學園前」站的附近，租賃一間寬敞的二層樓日式房舍。並在起居室之外，劃分出畫室的使用空間。

●自此，林之助穿戴起標示有帝國美術學校校徽的制服與帽子，每天快樂地搭上電車，往返於住家和學校之間，展開他亮麗而多彩的美校生活。

## 帝國美術學校的求學生涯

●林之助就讀帝國美術學校本科・日本畫科時，學校聘有四位授課教授：小林巢居、山口蓬春、奧村土牛、服部有恒。這四位教授每星期輪流一人到校授課，平日則由助教負責教導。為期五年的課程安排上，第一年以花卉、靜物為主，第二、第三年以鳥禽、動物為主，第四、第五年以人物為主，並分著衣與裸體。於一九三五年冬日所描繪的「梅花」、一九三六年十月所描繪的「梅花鹿」，為林之助一年級、三年級的課堂寫生作業。



帝國美術學校的三位授課教授，左起服部有恒、奧村土牛、小林巢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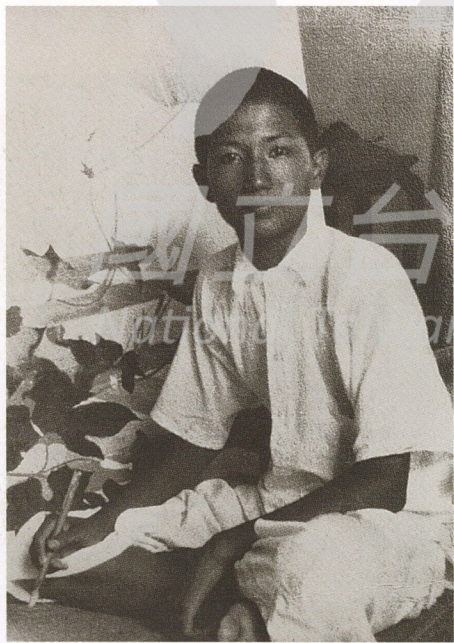


林之助 梅花 1935  
(日本畫科一年級)  
紙本著色 65×44.5公分



林之助 梅花鹿 1936  
(日本畫科三年級)  
紙本著色 72.7×91公分

●在林之助的印象中，小林等四位教授來校時，多半是巡視班級一圈，看看大家的作畫情形。不過沈默寡言，不會當場直接給予任何技法指導，頂多只是向畫得不錯的學生說句：「嗯、不錯。」如此的指導法看似老師馬虎、不用心，不過學生們卻都很能體會老師「以心傳心」、不借口語的講解方法。學生們只要稍微抬頭瞄一下老師看著自己畫作的眼神、表情，甚至是老師站在自己身後時，所傳來的氣息聲，便能大致揣摩出



東京帝國美術學校一年級，林之助於畫作前。

老師所要提醒的要點是什麼。畢竟大家都是矢志繪畫創作的專業者，畫面上哪裏有問題，只要經師長輕輕一指點，便能立即領會，至於問題處要如何修正，還得靠個人課後花功夫鑽研，並非憑靠老師當場作畫示範或是口頭交待，便能立即有所改進與突破的。創作者的「想」，才是真正提昇創作的要件。

●不過若是光靠「想」，而無精湛的筆法、技術可供實踐腦中的想法，那麼到了末了還是一場「空想」。深知這番道理的林之助，從入學起，便要求自己每天利用課餘時間，一定要用毛筆或鉛筆，完成一種花木的寫生。此外，還會隨身攜帶口袋型的畫簿，時刻練習素描。坐在電車上，一看到覺得有意思的場景，便立即動手捕捉，一趟車程下來，簿子上往往已經畫滿了好幾十個畫像。就這樣日復一日，不斷地自我訓練，追求紮實的基本技法。日子久了，對於創作的基本概念，已有不少心得。



一九三五年，林之助於東京郊外寫生。

●記憶中，二年級上課時，有一回助教要求大家臨摹中國古代李龍眠的「五馬圖」。當時林之助特別注意李龍眠的線條表現，細細體會他的運筆妙處。等大夥兒臨摹完畢後，助教一一看過大家的完成作，並從當中特別挑選出林之助的作品。然後向大家說：「臨摹此圖時，重要的並非形似，而是線條的精神。所謂線條的精神是指流暢、濃淡，以及整體感，有了這些之後，依據『線』所完成的『形』，才能在形似之外，呈現出『個性』。這些重點，在林君的作品裏都可以看得到。」助教當著全班面前，給予林之助的這番嘉許，令他既欣喜又驕傲，深感平日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



一九三五年，林之助與東京帝國美術學校的同學合影。前排右一為林之助。

●本著這時期對於繪畫創作的苦心鑽研，林之助於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分別完成代表作「秋果」與「深秋」。畫中處處可見的細膩表現手法與獨特巧妙的場景安排，無不煥發著年輕作者對於繪畫創作的熱愛。



林之助 仿李龍眠的五馬圖





林之助 秋果 1935 紙本膠彩 72.5×91公分

以栗子為題的「秋果」，在作者的仔細觀察與細膩筆法的捕捉之下，顆顆栗子顯得飽滿圓實，引人食慾，但卻又不禁深怕伸手採取時，被栗子外殼的叢生針刺所傷。如此栩栩如生的物體質感表現，亦可見於散落地面四周的人字狀針葉。而出現在畫面右下方青綠色蝶螂，張牙舞爪的姿態與掃帚的尾端翻起處，互為搭配，為整體畫面增添不少形態上的對照樂趣，同時也為原本靜態呈現的場景，加入動勢。全幅作品描寫生動，用色雅致，處處可見作者的巧思。



林之助 深秋 1936 紙本膠彩 130×162公分

描寫生動，用色雅致的這項特點，亦展現於一九三六年的「深秋」。惟「深秋」的空間表現更形純熟，講究空氣的流通感與光線的微妙變化，無不顯現作者林之助更上一層樓的畫境研究。

●學會作一個懂得思考的創作者，是林之助就讀帝國美術學校時期，所學習到的寶貴經驗。當時他經常和同學下課後，前往「喫茶店」（現在的咖啡館），點上一杯咖啡。待大夥兒陸續就座後，你一句、我一句，開始聊起作品創作的問題，或是針對彼此的作品加以評論。一群人往往講到意見一致、觀點投合時，不是拍手叫好，就是頻頻點頭，大大表示尋獲知音的歡喜。反之碰到意見對立、觀點無法溝通時，則是針鋒相對、激烈爭辯起來，即使講得臉紅耳赤也非得將自己的想法說個明白。

●如此的辯證過程，強調的不是口才的好壞，而是對於藝術創作的正確觀念以及學理的深度理解。因此每個人在提出自我的見解之前，其實都必須先經過相關書籍的大量閱讀，並且清楚各個繪畫名作的技法優異之處。換句話說，這就像是個參賽「武林大會」的場子，是在動筆創作或是參賽美術展之外的、另一

種呈現個人自修後的成果以及實力的競技場。若沒有兩把刷子，還真不敢開口暢談呢！

●身處如此競爭激烈的氣氛當中，此時期的林之助就像是塊海綿般，任何足以構成他成長的養分，他都快速吸收。不僅要提昇手的技藝，還要打開耳朵、睜開雙眼、敞開心房，將自己的五感完全展放開來，不斷淬煉它們的感受能力，努力提昇自我的藝術表達層次。

### 積極接觸各類藝術

#### 這個時期的他愛上沈思

●有時一人來到咖啡館，一邊啜飲著口中的咖啡，品味它的香氣與苦味，一邊聽著館內播放的音樂，不論是交響樂、圓舞曲或是探戈，每個流動的音符都在搖晃著他內心的情感。多半時間，他什麼也不做，只是靜靜坐著，望著走過店前的人群，看著進到店家的客人，若是猛然間走過眼前的人影刺激到他的色彩



一九三八年，帝國美術學校校慶化妝舞會左二林之助。

感，他才馬上著筆快速畫下。林之助認為：「在咖啡館的時光，是個精神休息的狀態，對於創作者而言，是必要的。」

#### 這個時期的他愛上文學

●岩波書局出版的口袋型西洋文學名著，是他搭乘電車時的必備精神食糧。歌德、托爾斯泰、拜倫的筆下世界，喚起他對人性的深刻體會，人生的喜怒哀樂再也不是單純的情緒反應，每一份情感都是印證生命的重要痕跡。特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的《罪與

罰》，更是令林之助感觸良多。書中，有著多舛境遇的男主角拉斯柯爾尼科夫，飽受道德與罪惡、貧窮與金錢的煎熬，是個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雖然他的心靈飽受傷害，但最終終能良知覺醒，發揮善良的人性，活出有尊嚴的人生。作者滿懷仁慈與寬恕的人性探索，和林之助自幼便充滿人道主義的人格特質，有著最深層的共鳴。

●就一般人而言，林之助所擁有的優渥家庭出身以及美校大學生身分，可說是引人稱羨的背景。然而即便如此，優勢



林之助 餘暉 1935 紙本膠彩 41×53公分

幽暗的屋頂下，各個商家掛著簡陋的看板，標示著：「釣具店」、「爻」、「豚牛鳥」，不忘向行經的路人招攬生意。但是此處卻像是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一般，安靜得不見任何人影。一扇扇閉鎖的門窗，令人看不透屋內的心情，只有那飄揚在風中的衣服，悄悄透露著此處的人煙氣息。屋前一排歪歪斜斜的矮柵欄，像是零亂地唱著各自的悲歌，為這寂寥的巷道再添些許悲涼。

的境遇卻未曾泯滅林之助對於中、下階層的關懷。他始終提醒自己要處於良知覺醒的狀態。誠如四年級參加帝國美術學校的校慶活動時，在裝扮大會上，林之助和一群伙伴穿戴破爛，化妝為乞丐，為的不是耍寶、引人發噱，而是想嘲諷上流社會欺壓小人物，一味追逐金錢的醜態。

●當林之助將這份關懷社會弱勢的情感，轉化為筆下世界時，他選擇了平日

不易為人注意的狹窄巷道以及老舊住屋，作為他的繪畫題材。例如一九三五年的「餘暉」，便是以灰暗色系，描繪出庶民清貧生活的代表作。

**音樂，也是帝國美術學校時期林之助的最愛**

●孟德爾頌的小提琴協奏曲，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田園」、第九交響曲「合唱」，都是他一聽再聽的名曲。輕快而明亮的「田園」曲風，讓他回憶起幼時

1938 總督府實施台民志願兵制，並徹底推行皇民化。

十月，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第一回）於教育會館開辦。

家鄉農村的歡樂情境，而歌頌神聖天國與世界萬物祥和的「合唱」，在高昂的曲調與人聲合唱的帶領下，讓他領會到人類的卑微與大自然的浩瀚，還不禁因此而數度感動淚下。

●除了西洋的古典音樂之外，日本的傳統音樂也打動他的心靈。有一回，當他低頭走在巷道間，忽然聽到一陣悠然的唱腔搭配著時而高昂、時而低沈的弦樂聲，間斷地由上頭的某住戶人家傳來。他悄然踏進屋內，順著樂曲聲拾階而上。仔細一看，原來是位老婦人正在以「三味線」（日本的三弦琴）彈唱日本的傳統戲曲。當下林之助便表示拜師習藝之意，央求老婦人教授。面對這位不速之客的真誠求教態度，老婦人深受感動，因而欣然允諾。此後，在老婦人的教導下，林之助勤奮練習「三味線」，並且持續了一段時間。

**除了文學、音樂，他也愛上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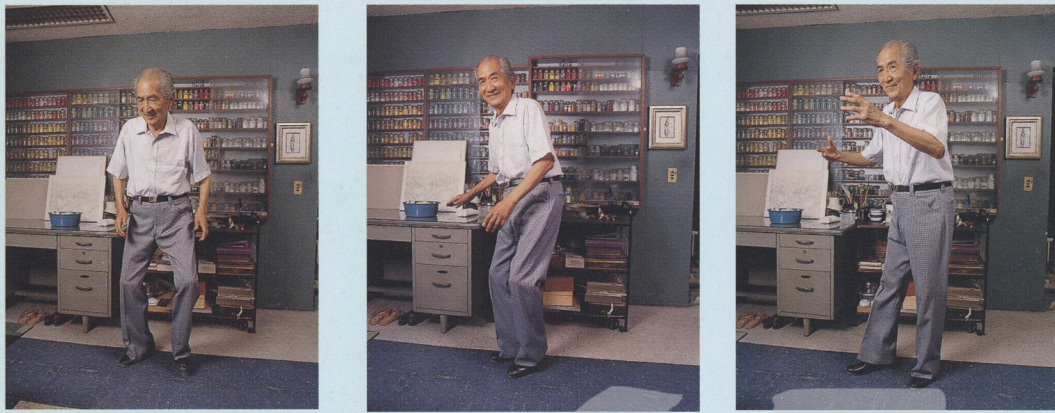
●初次在東京看到舞者踏著俐落的舞步，搭配身體的自然律動感，帥氣地跳



一九三八年，林之助日本伊東旅行寫生於碧湖畔。

著踢踏舞時，林之助立即為那富於變化的節奏感，感到著迷。當初入門拜藝學習「三味線」的那股衝動與熱情，再度被挑起。於是他為自己尋得一間教授踢踏舞的舞蹈教室，報名學習正規舞法，並且樂此不疲。由於他的運動細胞與節奏感實在太好，學習沒多久，便得以媲美專業的踢踏舞者。為此，還受到「大塚電影院」的老闆的邀請，正式登台演出。隨著名聲的遠播，其他專業舞蹈團體也曾主動邀請他同台演出踢踏舞。每場十元的優渥酬勞費，替林之助著實賺取不少外快。

### 林之助踢踏舞示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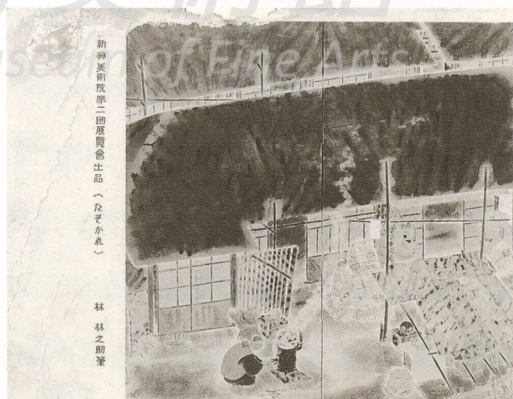
八十六歲的林之助，依然身體健朗，踏著俐落的舞步，輕鬆愉快地跳著踢踏舞。（攝於2002年4月）

● 帝國美術學校時期的林之助，積極接觸各類藝術，並且加以學習。在這過程中，不僅培育多項才藝，也因他日日不離藝術的環境，使得他對藝術與生活之間所保有的密切關係，有了更加深刻的體驗。這一點對於他日後推行全民美術、倡導以「美」來增進人類的和諧關係，皆有重要影響。

● 由於多所感念藝術與生活的密切性，在林之助一九三〇年代後期的數幅代表作中，可發現他取材自熟悉生活場景的傾向。例如一九三七年的「新宿所見」是林之助經常用餐的「中村屋」所望出去的新宿街景；出現在一九三八年「黃昏」的日式住家中庭，是林之助租屋的鄰居。由於源自密切的生活經驗與細膩的觀察視點，使得上述作品大獲肯定。

其中一九三八年的「黃昏」，便曾入選第二屆新興美術院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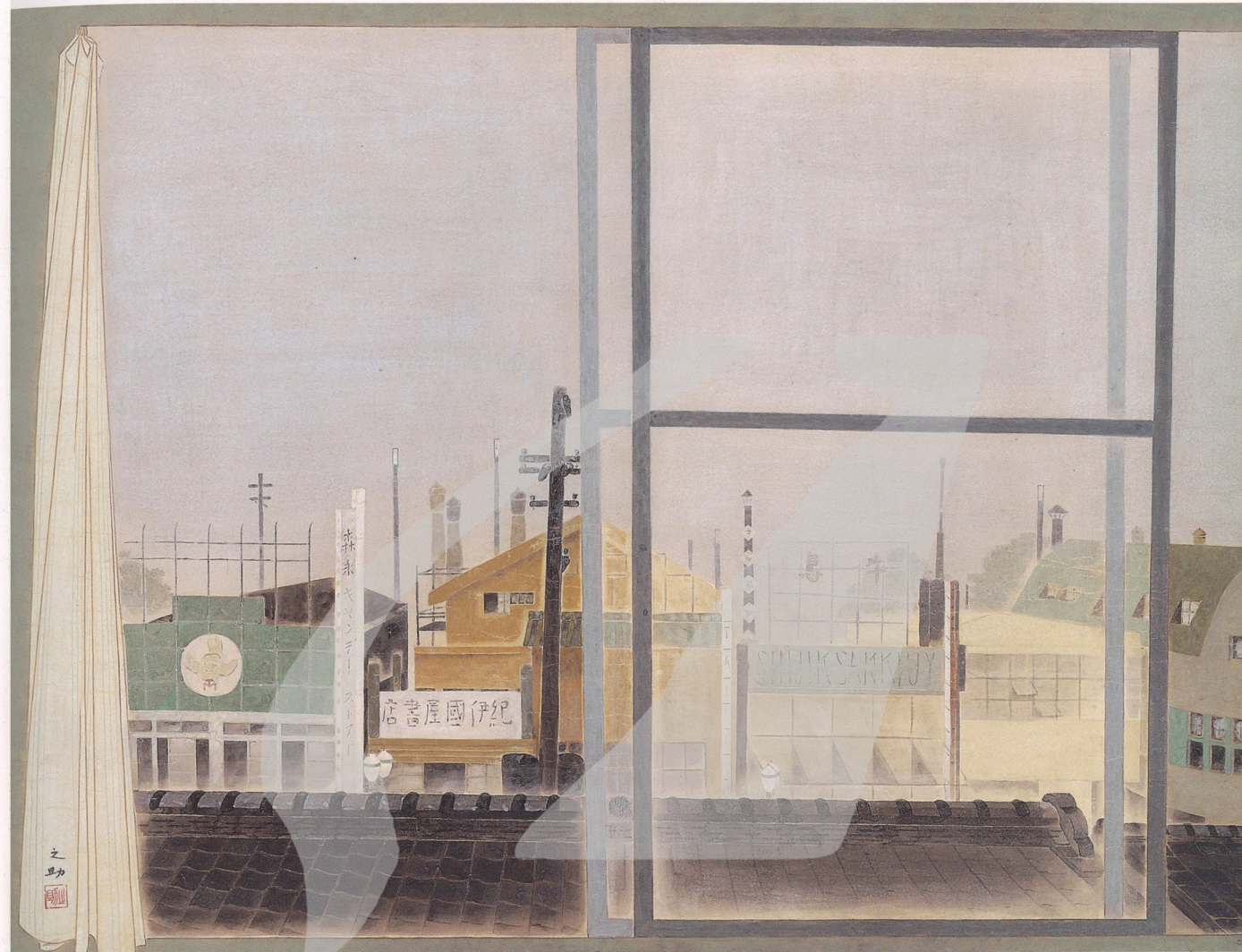
● 為期五年的帝國美術學校就讀期間，為林之助奠下重要的學習基礎，他那孜孜不倦的求學精神，總是贏得學期第一名的成績，令班上同學不得不對這位來自台灣的「林君」刮目相看。一九三九年三月林之助自帝國美術學校順利畢業，並在師長的一片好評之下，順利透過友人陳永森的介绍，一償進入日本畫家兒玉希望門下的心願。



林之助 黃昏（明信片） 1938 194×190公分

入選第二屆新興美術院展

此圖取自明信片，左下角所標之林林之助，是林之助的日本名。



林之助 新宿所見 1937 紙本膠彩 80×117公分

「新宿所見」的作畫地「中村屋」，是當時新宿的著名餐館。林之助回憶店內所販售的印度咖哩飯，一餐價格約一圓，雖然較他處昂貴，但是美味馳名，林之助因此亦成為常客。由於「中村屋」的樓層較高，由二樓窗外望，可以俯視新宿街上比鄰而立的商家，與平日低頭行走其間所看到的街道景緻，大有不同。「新宿所見」的畫面中，各家招牌林立，橫豎長短不一，與建築物的屋頂鋼條、電線桿、路燈、煙囪，共同交織出新宿的天空。全圖以直向線性為主要元素，伴以商家玻璃窗的格狀塊，饒富幾何圖形的樂趣。為了強調由內往外的觀看視點，作者繪入「中村屋」的部分屋內景色：淡綠色系的壁面、前後錯開的兩片玻璃窗、以及垂掛於左方的白色窗簾。同時利用此番構圖安排，進行大膽的畫面切割，並透過各比例的豐富對照關係，令畫面更添生動。此外，在色彩與光線表現上，作者特別苦心經營玻璃窗與實景之間的關係，例如不隔著窗戶、或隔著一片窗戶、或隔著兩片窗戶，所分別望出去的不同景色。而畫面中的淡綠色壁面，與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的窗間景色互為烘托，使得壁面看起來像是納入窗外景色的畫框，至於垂掛在壁面左方的白色窗簾，像是舞台的布幕一般，令窗外的景色像是一齣揭幕而起的上演劇目。如是精心安排的層層視覺虛實感，無不道出作者擅長在平凡無奇的日常景色中，發現耐人尋味的特殊景觀，並加以一一品味的細膩心思。